DS
735
A2K86
v.21

[redacted]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八

長洲過元𣅀輯

輔國門

用人

寬薦舉

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召見拜爲內史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韓安國爲御史大夫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史記韓長孺傳）

雋不疑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褎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

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漢書雋不疑傳

匡衡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令為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為

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聞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卬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歙然歸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

朝廷必爲國器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漢書匡衡傳

朱邑爲大司農是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亾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亾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漢書朱邑傳

陰與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與張宗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

用猶稱所長而達之興領侍中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没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後漢書陰識傳

樂恢爲功曹同郡楊政數衆毁恢後舉政子爲孝廉由是鄉里歸之後漢書樂恢傳

种暠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於大陽郭遙見暠異之

還白歆曰爲君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廼洛陽吏邪謨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卽召謨於庭辯詰職事謨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後漢書种暠傳

孔融辟司徒楊賜府河南尹何進當遷爲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卽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耻之私遣劒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旣拜而辟融舉高第爲侍御史後漢書孔融傳

陸遜孫權以爲帳下右部督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

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吳志陸遜傳

胡毋輔之爲中庶子常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之擢爲功曹晉書胡毋輔之傳

光逸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後舉孝廉爲州

從事棄官投輔之輔之時爲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于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卽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爲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晉書光逸傳）

房堅遷司空諮議齊州大中正高祖臨朝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堅與幽州中正陽尼各舉其子高祖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魏書房法壽傳）

徐摛幼好學及長徧覽經史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

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爲侍讀南史徐摛傳

劉慧斐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兄慧鏡安成內史慧鏡子曇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慧斐舉以應孝行武帝用爲海寧令南史劉慧斐傳

蘇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周帝餞于都門外臨別謂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周文乃召爲行臺郎中北史蘇綽傳

崔渙元宗西狩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肅宗立赴行

在時京師未復舉選不至詔渙爲江淮宣諭選補使收采遺逸不以親故自嫌常曰抑才虞謗吾不忍爲新唐書崔元暐傳

裴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垍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儕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爲我言之垍卽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新唐書裴垍傳

王延拜中書舍人權知貢舉吏部尚書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是時協子頎方舉進士文紀謂延曰吾嘗譽子于朝貢舉選士當求實効無以虛名取人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而問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可

乎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爲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邪明年選傾甲科人皆稱其公五代史王延傳

郭贄舉進士中首薦擢著作佐郎右贊善大夫知貢舉拜中書舍人復知貢舉贄初充賦有聲邑人同在籍中者忌之潛加構毀自是連上不中選洎贄再知貢舉邑人子以明經充薦詔下日悔泣而去贄聞之命其所親召還慰諭俾就舉遂預薦中第宋史郭贄傳

楊察歷江南東路轉運使察在部專以舉官爲急務人或議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掎拾羨餘則俗吏之能何必我哉宋史楊察傳

胡宿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以太子少師致仕宿從子宗愈爲光祿丞宿得請杭州英宗問子弟誰可繼者以宗愈對召試學士院宋史胡宿傳

吳擇仁知大鹿縣中貴人譚稹奴犯法按致於理稹羞恚造譖徽宗召戶部郎中宋喬年往鞫喬年伉吏也疾驅至候者惶遽入白擇仁著衣冠坐廡下喬年慮囚摘隱剔抉帑庾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歸傳舍擇仁上謁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爲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詣闕擢熙河路轉運判官宋史吳中復傳

王希呂佐漕江西嘗作拳石記以示僚屬一幕官舉筆塗數字

舉坐駭愕希呂覽之喜其不阿薦之宋史王希呂傳

黃度遷寶謨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爲已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宋史黃度傳

程元鳳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其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每曰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宋史程元鳳傳

蕭兀納魁偉簡重善騎射清寧初兄圖獨以事入見帝問族人可用者圖獨以兀納對補祗候郎君遼史蕭兀納傳

嚴薦舉

陰興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

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後漢書陰識傳

楊震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見怨後漢書楊震傳

蓋勳拜京兆尹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選

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後漢書蓋勳傳

黃瓊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爲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後漢書黃瓊傳

黃琬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爲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爲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爲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

官琬䢼俱禁錮 後漢書黃瓊傳

史弼遷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勑斷絶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它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僞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於庭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卽日考殺之 後漢書史弼傳

高湜爲禮部侍郎時士多繇權要干進湜不能裁既而抵帽于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固吾分乃取公乘億許棠聶夷中等 新唐書高釴傳

仇悆知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悆驚曰吾爲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宋史仇悆傳

廖德明遷廣東提舉刑獄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有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宋史廖德明傳

符惟忠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開封主簿樂誥宰相王曾外孫也或風使薦之惟忠不從曰誥無善狀安可以勢使我旣而誥果以贓敗宋史符惟忠傳

劉秉忠世祖在潛邸秉忠留藩邸世祖卽位拜光祿大夫位太

保參預中書省事秉忠弟秉恕好讀書明理學秉忠事世祖以薦士自任嫌於私親獨不及秉恕左右以聞召見遂同侍潛邸元史劉秉忠傳

虞集除奎章閣侍書學士龔伯璲以才俊為馬祖常所喜祖常為御史中丞伯璲游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為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終祖常猶未以為然一日邀集過其家設宴酒半出薦牘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樂而罷伯璲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元史虞集傳

寬選試

李揆拜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揆嘗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至者文史之囿亦不能摛詞深昧求賢之意也其試進士文章請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床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數月之間美聲上聞舊唐書李揆傳

韋貫之改吏部員外郎策賢良之士貫之與戸部侍郎楊於陵左司郎中鄭敬都官郎中李益同爲考策官貫之奏居上第者三人言實指切時病不顧忌諱雖同考策者皆難其詞直貫之獨署其奏黜巴州刺史舊唐書韋貫之傳

姜晦爲吏部侍郎主選曹史嘗請託爲姦前領選者周棘扈藩

撿察內外猶不禁至晦悉除之示無防限然處事精明私相屬諉罪輒得皆以爲神始晦革舊示簡廷議恐必敗既而贓賕路塞而流品有叙衆乃伏 新唐書姜晦傳

盧承慶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初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慍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其能著人善類此 新唐書盧承慶傳

韋陟遷禮部侍郎陟於鑒裁尤長故事取人以一日試爲高下陟許自通所工先就其能試之已乃程考由是無遺材 新唐書韋安石傳

鮑防進禮部侍郎貞元元年策賢良方正世美防知人時比歲旱策問陰陽祲沴穆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亨宏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郎中獨孤愐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置質高第新唐書鮑防傳

和凝舉進士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諠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牓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絶人出入以爲常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五代史和凝傳

竇貞固遷禮部尚書知貢舉舊制進士夜試繼以三燭長興二年改令晝試貞固以晝晷短難盡士材奏復夜試擇士平允

時論稱之 宋史竇貞固傳
慎從吉拜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初選人試判多籍地而坐從
吉以公錢市券爲給之 宋史慎知禮傳
宋敏求除龍圖閣直學士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舉子性朴茂
而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
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 宋史宋綬傳
韓維知開封府兼侍讀學士充羣牧使考試制舉人孔文仲對
策入等以切直罷歸維言陛下毋謂文仲爲一賤士黜之何
損臣恐賢俊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者將窺隙而進爲禍
不細 宋史韓維傳

司馬光修起居注判禮部同知諫院蘇轍荅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詔寘末級 宋史司馬光傳

蘇轍爲右司諫司馬光以王安石私設詩書新義考試天下士欲改科舉別爲新格轍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詩賦雖小技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乞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曉也 宋史蘇轍傳

孫固領銀臺司孔文仲對制策忤時政報罷固言陛下以名求士而士以實應今反逷之何哉今謂文仲之言以惑天下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以文仲之黜爲惑也 宋史孫固傳

李常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爲兩科以盡所長 宋史李常傳

葉衡除樞密都承旨李垕應賢良方正對策近訐直入第四等衡奏陛下赦其狂而取其忠足以顯容諫之盛乃賜垕制科出身 宋史葉衡傳

謝深甫中進士第調崑山丞爲浙漕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巨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

文章有氣骨如太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宋史謝深甫傳

李廌以學問稱鄉里謁蘇軾於黃州贄文求知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砂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廌再拜受教益閉門讀書又數年再見軾軾閱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舉試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呂大防歎曰有司試藝乃失此奇才耶軾與范祖禹謀曰廌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棄奇寶於路隅昔人所歎我曹得無意哉將同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宋史李廌傳

李晏爲翰林直學士世宗御後閣召晏讀新進士所對策至縣

守闕員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所出晏對曰臣伏念久矣但無路不敢言今幸待罪侍從得承大問願竭所知上曰然則何如對曰國朝設科取士始分南北兩選北選百人南選百五十人合二百五十人詞賦經義入仕之人既多所以縣令未嘗闕員其後南北通選止設詞賦一科每舉限取六七十人入仕之人既少縣令闕員蓋由此也上以爲然詔後取人毋限以數金史李晏傳

陳顥爲集賢大學士歐陽元爲國子祭酒與顥同考試國子伴讀每出一卷顥必拾而觀之苟得其片言善即以寘選列爲之色喜元歎曰陳公之心蓋篤於仁而踰於學者眞可使部

夫寬薄夫敦矣元史陳顥傳

嚴選試

左雄遷尚書令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

無以對乃譴郄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後漢書左雄傳

黃瓊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 後漢書黃瓊傳

華歆爲司徒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爲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

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 魏志華歆傳

和洽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淸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淸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絜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 魏志和洽傳

李諤遷書侍御史諤以時文體尚輕薄流宕忘反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人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

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搆無用以爲用也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浮詞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

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敎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旣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北史李諤傳

高郢拜禮部侍郎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游馳逐聲名每歲冬州府薦送後唯追讌集罕肄其業郢性剛正尤嫉其風旣領職拒絕請託雖同列通熟無敢言者志在經藝專考程試凡掌貢部三歲進幽獨抑浮華朋濫之風翕然一變舊唐書高郢傳

李栖筠擢給事中是時楊綰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詔羣臣議栖筠與賈至李廙以綰所言爲是（新唐書李栖筠傳）

張昌齡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荅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新唐書張昌齡傳）

王旦爲景靈宮朝脩使遷司空李迪賀邊有時名舉進士迪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于師論以師爲衆與註疏異皆不預主文奏乞收試旦曰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略邊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爲穿鑿漸不可長遂收迪而黜邊

王旦傳

楊察爲右正言知制誥權判禮部貢院時上封者請罷有司糊名考士及變文格使爲放軼以襲唐體察以謂防禁一潰則奔競復起且文無今昔惟以體要爲宗若肆其澶漫亦非唐氏科選之法前議遂寢宋史楊察傳

歐陽脩遷翰林學士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脩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宋史歐陽脩傳

劉敞糾察在京刑獄蜀人龍昌期著書傳經以詭僻惑衆文彥

博薦諸朝賜五品服敞與歐陽脩俱曰昌期違古畔道學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誅未使即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賞焉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深淺昌期聞之懼不敢受賜宋史劉敞傳

王靖歷主管北京御史臺請復明經科加試貢士以策觀其所學稍變聲律之習宋史王素傳

呂公著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博上第故科舉益弊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

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宋史呂公著傳
劉摯遷門下侍郎摯與同列奏事論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哲宗及宣仁后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國家何憂宋史劉摯傳
上官均爲監察御史議者請兼用詩賦取士宰相遂欲廢經義均言經術以理爲主而所根者本也詩賦以文爲工而所逐者末也今不計本末而欲襲詩賦之敝未見其爲得也均拜左正言又奏罷詩賦專以經術取士宋史上官均傳

虞允文權知黎州渠州召對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僞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宋史虞允文傳

曾從龍權刑部尚書知貢舉疏奏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雋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異時謀王斷國皆繇此其選比來循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秖柢辭不尚體要涉獵未精議論疏陋綴緝雖繁氣象萎薾願下臣此章風厲中外澄源正本莫甚於斯詔從之宋史曾從龍傳

陳靖爲御史臺推勘官時御試進士多擢文先就者爲高等士

皆習浮華尙敏速靖請以文付考官第甲乙俟唱名或果知名士卽寘上科宋史陳靖傳

唐括安禮拜平章政事授世襲謀克安禮嘗議科目言于上曰臣觀近日士人不以策論爲意今若詩賦策論各塲考試文理俱優者爲中選以時務策觀其器識庶得人也上曰卿等議之金史唐括安禮傳

李仲略授翰林直學士因命充經義讀卷官上問曰有司以謂經義不若詞賦罷之何如仲略奏曰經乃聖人之書明經所以適用非詞賦比乞自今以經義進士爲考試官庶得碩學之士上可其奏金史李仲略傳

趙秉文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學士知集賢院事知貢舉坐取進士盧亞重用韻削兩階因請致仕金自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其弊益甚蓋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陳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黜落於是文風大衰貞祐初秉文爲省試得李獻能賦雖格律稍疎而詞藻頗麗擢爲第一舉人遂大喧噪愬於臺省以爲趙公大壞文格且作詩謗之久之方息俄而獻能復中宏詞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金史趙秉文傳

許有壬爲中書左司員外郎國學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以出官時敎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爲務有壬

折之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曰惟德行之擇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或懵不能識丁矣議久不決陞右司郎中其事遂行元史許有壬傳

寬任使

蕭何爲相國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史記蕭相國世家

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尙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漢書霍光傳

薛宣為左馮翊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僻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漢書薛宣傳

陳遵為京兆史遵放縱不拘操行著名字為後進冠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

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柰何以小文責之迺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漢書陳遵傳

杜密遷太山太守北海相行春到高密縣見鄭元爲鄉佐知其異器卽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後漢書杜密傳

龎統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龎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

將 蜀志龐統傳

蔣琬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但免官而已琬後爲大司馬 蜀志蔣琬傳

郭奕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時亭長李含有俊才而門寒爲豪族所排奕用爲別駕含後果有名位時以奕爲知人 晉書郭奕傳

吾彥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絶羣仕吳爲通江吏時將軍薛珝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

而歎初爲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稍遷建平太守 晉書吾彥傳

桓彝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以疾去職嘗過輿縣縣宰東海徐寧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彝覔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眞海岱清士因爲敘之卽遷吏部郎竟歷顯職 晉書桓彝傳

桓沖遷都督江荊梁益寧交廣七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

司州之河東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領江州沖命處士南陽劉驎之為長史驎之不屈親往迎之禮之甚厚又辟處士長沙鄧粲為別駕備禮盡恭粲感其好賢乃起應命 晉書桓彝傳

謝元為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時苻堅强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元叔父安乃以元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元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元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閒亦得其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

仕所以 [illegible]

軍事元與賊大戰破之晉書謝安傳

樊遜假大行臺郎中送吏部詔尚書開東西二省官選所司策問遜爲當時第一左僕射楊愔辟遜爲其府佐遜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北齊書樊遜傳

蔡大寶少孤而篤學不倦善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常侍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大爲勉所賞異乃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蕭詧初出第勉仍薦大寶爲侍讀兼掌記室周書蕭詧傳

張邵領南郡相元嘉五年轉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加都督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宏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南史張邵傳

邱寂之年十七爲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彧行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彧方於車中爲敎然後開彧歎曰不意郅君章近在閤下即轉爲主簿南史傅琰傳

劉仁軌拜帶方州刺史擢爲大司憲仁軌嘗爲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脅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旣執政薦爲司元大夫新唐書劉仁軌傳

狄仁傑除內史子光嗣聖曆初爲司府丞武后詔宰相各舉尚

書郎一人仁傑薦光嗣由是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
祁奚內舉果得人新唐書狄仁傑傳
韋思謙及進士第累調應城令負殿不得進官吏部尚書高季
輔曰予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棄大德邪擢監察御史新唐書韋思謙傳
韋恒開元初爲碭山令政寬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供張
皆鞭扑趣辦恒不立威而事給姑子御史中丞宇文融薦恒
有經濟才讓以其位擢殿中侍御史新唐書韋思謙傳
陸元方子象先舉制科高第爲揚州參軍事時吉頊與元方同
爲吏部侍郎頊擢象先爲洛陽尉元方不肯當頊曰爲官擇

人豈以吏部子廢至公邪卒以授新唐書陸元方傳

張柬之爲荆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卽召爲洛州司馬它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爲司馬非用也新唐書張柬之傳

張嘉貞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

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爲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爲因請
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召嘉貞拜監察御史擢
循憲司勳郎中醻其得人新唐書張嘉貞傳

崔祐甫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侍郎祐甫薦
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
不諧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
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
帝以爲然新唐書崔祐甫傳

趙憬擢水部員外郎湖南觀察使李承表憬自副承卒遂代之
實參罷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門下侍郎其鎮

湖南也令狐峘崔儆竝爲部刺史不守法憬以正彈治之皆遣客纍憬失於朝及爲相乃擢儆自大理卿爲尚書右丞峘方貶衢州別駕引爲吉州刺史人以爲賢 新唐書趙憬傳

盧坦拜宣歙池觀察使初劉闢壻蘇彊坐誅彊兄宏官晉州自免去人莫敢用者坦奏宏有才行其弟從闢時距三千里宜不通謀今坐廢非用人意因請署判官帝曰使彊不誅尚錄其材況彼兄耶 新唐書盧坦傳

呂元膺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爲大將 新唐書呂元膺傳

許孟容弟季同遷兵部郎中孟容爲禮部侍郎徙季同京兆少

尹時京兆尹元義方出爲鄜坊觀察使奏劾宰相李絳與季
同舉進士爲同年才數月輒徙帝以問絳絳曰進士明經歲
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爲同年本非親與舊也今
季同以兄嫌徙少尹豈臣所助邪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
設有才雖親舊當白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非天子用人
意帝然之（新唐書許孟容傳）

韋貫之遷長安丞永貞時爲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爲右補
闕纁代爲御史議者不謂之私（新唐書韋貫之傳）

高元裕授翰林侍講學士莊恪太子立兼賓客進御史中丞元
裕自侍講爲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

以命之世榮其遷新唐書高元裕傳

曹彬拜樞密使被疾上臨問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同知渭州宋史曹彬傳

呂蒙正授太子太師歸洛上過洛幸其第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宋史呂蒙正傳

趙昌言兼御史中丞知審官院有言門資官不宜任親民昌言手疏以才不才在人豈以寒雋世家爲限遂罷其議宋史趙昌言傳

裴莊權司理掾轉運使雷德驤以威望自任嘗巡按至境官屬皆出迎候莊獨視事本局徐謁道周德驤稱其有守徙權忻州錄事參軍　宋史裴莊傳

王洙擢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洙言近時選諫官御史凡執政之臣嘗所薦者皆不與選且士之飭身勵行稍爲大臣所知反置而不用甚可惜也　宋史王洙傳

楊察權御史中丞會詔舉御史建言臺屬供奉殿中巡糾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舉格太密坐細故皆置不取恐英偉之士或有所遺　宋史楊察傳

李溥遷奬州團練使遷宮苑使初譙縣尉陳齊論榷茶法溥薦

齊任京官御史中丞王嗣宗方判吏部銓言齊豪民子不可用眞宗以問執政馮拯對曰若用有材豈限貧富帝曰卿言是也宋史李溥傳

吳中復通判潭州御史中丞孫抃薦爲監察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抃曰昔人耻爲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宋史吳中復傳

沈起爲監察御史吏部格選吏以贓私絓法無輕重終身不遷起論其情可矜者可限年敘用遂著爲令宋史沈起傳

王存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神宗切於用人存請自熙寧以來羣臣緣論事得罪或詿誤被斥而情實納

忠非大過者隨材召擢以備官使語合神宗意收拔者甚衆宋史王存傳

胡交修遷刑部尚書蜀帥席益既去帝問交修孰可守蜀者對以臣從子世將可用遂以世將爲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世將在蜀五年號爲名帥宋史胡交修傳

史浩除太師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上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其寬厚類此宋史史浩傳

耶律馬六與耶律宏古爲刺血友宏古爲惕隱薦補宿直官遼史耶律馬六傳

鐵木兒塔識爲左丞相初伯顏議罷科舉鐵木兒塔識時在參議府訖不署奏牘及入中書乃議復行之徵用處士待以不次之擢或疑爲太優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奚足惜哉識者誦之元史鐵木兒塔識傳

嚴任使

張釋之文帝拜爲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

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斅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史記張釋之馮唐傳

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卽引見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

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後漢書郭伋傳

衛臻爲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亾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荅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魏志衛臻傳

劉宏爲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宏表牙門皮初功以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陟宏之壻也宏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爲

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晉書劉宏傳

王舒子允之舒爲荆州允之隨在西府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尙少不樂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晉書王舒傳

王宏父珣司徒宏弱冠爲會稽王司馬道子驃騎參軍主簿道子欲以爲黃門侍郎珣以其年少固辭宋書王宏傳

王惠轉尙書吳興太守少帝卽位以蔡廓爲吏部尙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卽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聚置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卽拜

雖事異而意同也宋書王惠傳

徐陵遷吏部尚書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諠競不已者陵乃爲書宣示曰自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逐其大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亦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

分猶言太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异亦爲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元保此則淸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爲丞相此復可爲例邪旣忝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陳書徐陵傳

蔡凝授寧遠將軍尚書吏部侍郞高宗常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爲黃門郞卿意何如凝正色對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惟

陛下裁之高宗默然而止陳書蔡凝傳

高祐拜祕書令上疏云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高祖善之魏書高祐傳

薛琡遷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琡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得其人則蘇息任非其器爲患更深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便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請不依此書奏

不報後因引見復見諫曰共治天下本屬百官是以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爲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貴臣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 北齊書薛琡傳

柳慶父僧習歷穎川郡守僧習爲穎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倚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未定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後欲還遷皆須有荅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也慶乃具書草云下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有能者進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恒典僧習讀書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

理當如是即依慶所草以報（周書柳虯傳）

楊公則授湘州刺史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湘俗單門多以賂求州職公則至皆斷之所辟皆州郡著姓武帝班下諸州以為法（南史楊公則傳）

呂僧珍拜南兗州刺史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為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葱肆耳（南史呂僧珍傳）

徐勉遷吏部尚書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荅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服其無私（南史徐勉傳）

盧愷遷小吏部大夫時染工王神歡者以賂自進冢宰宇文護擢爲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搢紳並列實恐鵜翼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 北史盧愷傳

柳彧遷書侍御史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曰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在前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人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

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于子竟免（北史柳彧傳）

于志寧以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太宗以功臣爲代襲刺史志寧以今古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從志寧所議（舊唐書于志寧傳）

張九齡拜中書舍人車駕東巡行封禪之禮張說自定侍從升中之官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已之所親攝官而上遂加特進階超授五品初令九齡草詔九齡言於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爲先勞舊次焉若顛倒衣裳則譏謗起矣今登封霈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唯令公審

籌之無貽後悔也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竟不從及制出內外甚咎於說舊唐書張九齡傳

權德輿拜禮部尚書平章事與李藩同作相河中節度王鍔來朝貴倖多譽鍔者上將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為不可德輿繼奏曰夫平章事非序進而得國朝方鎮帶宰相者蓋有大忠大勳大歷已來又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而與之今王鍔無大忠勳又非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實恐不可上從之舊唐書權德輿傳

許孟容遷給事中浙江東道觀察使裴肅卒以攝副使齊總為衢州刺史時總為肅剝下進奉以希恩遽受大郡物議喧然

詔出孟容執奏曰陛下比者以兵戎之地或有不獲已超授者今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授羣情驚駭總是浙東判官今詔勅稱權知留後攝都團練副使向來無此勅命便用此詔尤恐不可若總必有可錄陛下須要酬勞即明書課最超一兩資與改今舉朝之人不知總之功能衢州浙東大郡總自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授之使遐邇不甘兒惡騰口如臣言不切乞陛下暫停此詔審使人聽察必賀聖朝無私今齊總詔謹隨狀封進尋有諫官論列乃留中不下德宗召孟容對於延英論之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也舊唐書許孟容傳

韋宏景爲京兆少尹遷給事中劉士經以駙馬交通邪倖穆宗用爲太僕卿宏景與給事薛存慶封還詔書論士經曰伏以司僕正卿位居九列在周之命伯冏其人所以惟月膺名象河稱重漢朝亦以石慶之謹愿陳萬年之行潔皆踐斯職謂之大寮今士經戚里常人班敘散秩以父任將帥家富貲財聲名不在於士林行義無聞於朝野忽長卿寺有瀆官常以親則人物未賢以勳則寵待常厚今叨顯任誠謂謬官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蓋士經之謂臣等職司違失實在守官其劉士經新除太僕卿勑未敢行下穆宗遣宰臣宣諭宏景等固執如前宰臣不得已改衛尉少卿穆宗復遣諭宏景曰

士經父昌有邊功士經爲少列十餘年又尙雲安公主宜有加恩朕思賞勞睦親之意竟行前命穆宗怒乃令宏景使安南邕容宣慰時論翕然推重舊唐書韋宏景傳

白居易拜左拾遺上欲加河東王鍔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陛下輔臣非賢良不可當此位鍔誅剝民財以市恩澤不可使四方之人謂陛下得王鍔進奉而與之宰相深無益於聖朝乃止舊唐書白居易傳

裴度授金紫光祿大夫宏文館大學士賜勳上柱國有程异皇甫鎛者姦纖用事二人領度支鹽鐵數貢羨餘錢助帝營造帝又以异鎛平蔡時供饋不乏二人並命拜同平章事度延